

世界争议文学

SHI JIE ZHENG YI WEN XUE



白牙

Bai Ya



杰克·伦敦（美）◎著

杜娟◎译

远方出版社

世界争议文学

白 牙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争议文学/修平主编.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6

ISBN 7-80723-132-7

I. 世… II. 修…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3614 号

世界争议文学 (白牙)

主 编: 修 平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4800 千字

印 张: 285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132-7/I · 37

定 价: 1168.00 元(全 40 册)

一 追踪捕食

黑压压的云杉林挤满了封冻的河道两岸，满面愁容。刚刮过大风，揭掉了覆盖在树冠上的白雪，树身似乎东倒西歪地靠在一起，在暮色中显得阴郁而不祥。大地笼罩在寂静地氛围中，它没有一点活力，没有一丝运动，寂寞而寒冷，一片荒凉，更谈不上什么悲哀。它含有嘲笑的味道，是一种比任何悲哀都要可怕的嘲笑——这笑，就像狮身女怪的笑，没有丝毫欢乐；这笑，冷若冰霜，还带着因一贯正确而产生的阴森冷酷。只有永恒的、飞扬跋扈的、无法言表的智慧才会如此，他在嘲笑生命的无能和生命的奋斗。那就是荒野，残酷的、铁石心肠的北国荒野。

但是，这片土地上依然有顽强不屈的生命存在。冰封的河道上，有一队狼一般的狗在艰难地跋涉。它们耸起的毛上结着霜，呼出的气息一离开嘴就成了冻结的飞沫，落在身上形成一层冰晶。狗身上套着皮制的挽具，被皮缰绳系在身后的一架雪橇上。这架雪橇是用结实的桦树皮做的，没有滑板，整个橇面都贴在雪地上。雪橇头向上卷起，这样才能把像浪花一样在雪橇前翻卷的软雪压下去。雪橇上结结实实地绑着一个狭长的箱子，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毯子、斧头、咖啡壶和平底锅，但是那个狭长的箱子是占地方最多、最引人注目的东西。

在狗队前面，有个脚穿宽底雪地鞋的人在艰难地跋涉。雪橇后面也有一个在艰难跋涉的人。雪橇上面的箱子里躺着第三个人，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跋涉——荒野打倒并征服了他，他再也不会行动，不能斗争了。运动是荒野所不喜欢的，它是荒野毁灭的对象，而对于荒野

来说，生命意味着运动，所以生命本身是对它的一种侵犯。它使水冻结，不让它流向大海；它把树木的汁液榨干，直到它们那强劲的生命力都被冻结；最凶残、最可怕的是，荒野蹂躏人类，强迫人类屈服——人类，生命中最活跃的物种，从来都不肯屈服于“一切运动都必将以运动的停止而告终”的命运。

然而，这一前一后两个还没有死去的人却无所畏惧、不屈不挠地艰难跋涉。他们身上裹着皮袄，因呼吸而形成的冰霜结满了眼睫毛，脸颊和嘴唇，难以看出他们的面孔如何。他们这副样子就好像戴着鬼魂的面具，在阴曹地府里为鬼魂办丧事。不过，面具的下面，却是人，深入这荒凉、嘲弄、寂静的大地，以渺小的身躯投入巨大的冒险，与遥远、陌生、毫无生息、像阴间一般强大的世界相抗衡。

他们一路默默地走着，省口气留给身体走路用。寂静包围着他们，象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似的，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压过来。他们的心理受到这些寂静的影响，就像潜水员的身体受到深水环境的影响一样。寂静以无边的广袤、像不可更改的法令，沉重地压下来，把他们压进心灵的最深处，又像榨葡萄汁一般把人类灵魂中的盲目热情、洋洋得意和自视过高挤压出来，直到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渺小，他们不过是些小小的尘粒，以其不值一提的狡黠和智慧，在大自然蛮力的作用及交互作用中进行活动罢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接着又是一个小时。不见太阳的、短暂的昏暗白昼过去了，这时，一声号叫在静谧处远远地传来，发出急剧高扬的声调，然后停在最高处，颤动着，抖着，接着便慢慢地便消失了。若不是有一丝凄厉而饥渴的腔调，人们会以为这是亡灵在哀号。前面的人转过头，直到他的目光与后面那个人的目光相遇，这时，两个人隔

着那个长箱子互相点了点头。

他们又听到了第二声号叫，这声号叫把寂静像布一般地划破了。两个人都听出了声音的方向，它从后面来，来自雪原中他们刚刚走过的某个地方。第三声呼应的号叫响了起来，也来自后面，来自第二声号叫的左侧。

“它们这是朝我们来的，比尔，”前面的那个人说。

他说话的声音沙哑而不自然，明显很吃力。

“不好找吃的，”他的伙伴回答，“连兔子的影也许久都没有见到了。”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说话，不过都留神听着身后不停响起的捕猎的号叫声。

夜幕降临时，他们把狗赶进河边的一丛杉树林子里，扎了营。棺材放在火边，既当凳子又当桌子。火堆的另一侧聚着那些狼狗，发出争吵吠叫的吵闹声，但溜进黑暗中的意思还没有。

“亨利，我感到它们守在离营地相当近的地方，”比尔说道。

亨利一边点头，一边在火边蹲着，用冰块支好咖啡壶，直到他坐在棺材上开始吃东西时才讲话。

“他们清楚哪些地方危险，”他说道。“他们宁可去咬人，可不愿意被咬死。这是些非常精明的狗。”

比尔摇摇头说，“咳，这我可说不准。”

他的伙伴莫名其妙地望了望他。“以往可没有听你说过他们不精明。”

“亨利，”比尔一边细心地嚼着嘴里的豆子，一边说，“不知你注没注意，我喂他们的时候他们闹腾得有多凶？”

“他们的确比平常闹得厉害，”亨利承认。

“我们一共几条狗，亨利？”

“六条。”

“可是，亨利……” 比尔停顿了一下，为的是让他的话更有分量。
“我刚才要说的是，亨利，我们是有六条狗。我从饲料袋里取出六条鱼，分给每条狗一条鱼，可是，亨利，结果却少了一条鱼。”

“那只是你数错了。”

“我们有六条狗，” 比尔平心静气地重申道。“我拿出来六条鱼，独耳没吃上，后来我又从袋子里给他拿了一条。”

“我们只有六条狗，” 亨利说。

“亨利，” 比尔接着又说，“我不能保证那全都是狗，不过，确实实地我拿出了七条鱼。”

亨利停住口，眼睛瞟着火堆对面，数起狗来。

“现在只有六条，” 他说。

“我看见还有一条穿过雪地跑了，” 比尔冷静而肯定地说。“我刚才看到七条。”

他的伙伴同情地望了望他，然后说道：“要是能走完这条路，那都是谢天谢地的事。”

“你为什么这么说？” 比尔追问道。

“我的意思是，咱们拉的这个玩意儿弄得你神经过敏了，你都开始看到幻觉了。”

“我也这么想过，” 比尔严肃地回答说。“但在它跑掉以后，我走到雪地上查看了一下，它的印迹都在上面留着。然后我又数了数狗，结果还是六条。足迹还在雪地上，你想去看一看吗？我来指给你看。”

亨利没有作答，默默地咀嚼着，一直到饭吃完了，又喝下最后一

杯咖啡。他这才用手背擦了擦嘴，说道：

“这么说，你认为它是——”

他的话被黑暗中响起的长长一声凄厉的哀号打断了。他停下来听了听，然后朝传来声音的地方挥了挥手，把话接着说完，“那当中的一个了？”

比尔点了点头。“不是那当中的一个，还会是哪个好呢，狗闹腾得挺凶，你自己不也是注意到了吗？”

哀号一声接着一声，遥相呼应，使寂静成了疯人院。哀叫声响彻在四面八方，把狼狗吓坏了，他们挤成一团，靠在火堆旁，火燎了毛也不顾了。比尔又添了些柴，然后点上了烟斗。

“我觉着你有点垂头丧气，”亨利说。

“亨利……”他若有所思地咂吧了一阵烟斗，然后继续说道：“我刚才在想，指望像他那样走运，我们压根就别想。”

他大拇指朝下指了指他们坐着的箱子，意思是说那第三个人。

“亨利，等你我死的时候，要是我们能找到足够的石头盖住尸体，别让狗把咱们给吃了，那就算咱们运气了。”

“不过咱们可不像他，咱们无权无势的，能有什么东西，”亨利接着话茬说。“长途葬礼这玩意儿，你我可实在开销不起。”

“亨利，我弄不明白的是，像这样的家伙，在他自己的地盘上还不当个老爷什么的，而且还可以吃香的，喝辣的，可他为什么偏要闯到这个连上帝都撒手不管的荒漠里来——这个我可真不明白。”

“他要是呆在家里，没准儿还能安享天年呢，”亨利附和道。

比尔张开嘴打算说什么，可又改了主意。他指了指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压来的黑暗之墙。黑暗中，虽然连影子都分辨不出，但是能看到

一双象炭火一样闪闪发光的眼睛。亨利用头示意，还有第二双、第三双。一圈闪闪发光的眼睛已经围在了营地周围。时而有一双眼睛在移动，或者消失片刻，接着又出现。

狗越来越焦躁不安了。它们感到了恐惧，它们四散分开，跑到火堆这一边，在他们腿的周围，可怜巴巴地来回钻动。拥挤中，一条狗被挤倒在火堆边上，空气中有一股皮毛烧焦的味道，它又痛又怕地喊叫出声。这场骚动使那圈眼睛不安地移动了一会儿，甚至还向后撤了一点儿，但狗一安静下来，那圈眼睛就又静止了。

“亨利，真他妈够倒霉的，如果子弹没了的话。”

比尔的烟已经抽完了，在晚饭前他就在雪地上铺好的树枝上面，正和他的伙伴用皮褥子和毯子打地铺。亨利咕咕哝哝地开始解鹿皮靴子的带子。

“你刚才说你还剩几发子弹？”比尔问。

“三发，”亨利回答。“我真希望有三百发，那我就要给它们点颜色看看了，妈的！”

他朝那些发光的眼睛气愤地挥了挥了拳头，接着把他的鹿皮靴子稳稳地靠在火堆前。

“我还希望这股寒潮能过去，”他接着说。“都连续两周零下四十五度了。亨利，要是没走这一趟，那就太好了。我可不喜欢眼前这阵势。我感觉不太对劲儿。就算是希望吧，我希望这趟旅行结束，再也别走了，希望你我正坐在麦克古力堡的火边打牌——我希望的就是这个。”

亨利咕咕哝哝地钻进毯子，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又被伙伴的说话声吵醒了。

“我说，亨利，这些狗为什么不狠狠地咬混进来弄鱼吃的那个家伙呢？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你担心担得太多了，比尔，”亨利半睡半醒地应道。“这个样子，你以前可从来没有过。你还是闭上嘴睡觉吧，明天早晨你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你的心情有点坏——这就是你担心的原因。”

两个人都没在醒，他们打着呼噜躺在一个被窝里睡着了。火渐渐地暗下去了，那些发光的眼睛把围在营地四周的圈子收得更紧了。狗恐惧地挤在一起，看见有双眼睛靠近，它们不时威胁似的汪汪大叫。有一次，它们的叫声大得把比尔都吵醒了。为了不把同伴碰醒，他小心翼翼地钻出被窝，又往火堆上扔了些柴。火焰冒起来的时候，那圈眼睛又撤了回去。他朝挤成一团的狗不经意地膘了一眼。他揉了揉眼睛，又仔细地看了看，然后才爬回毯子里。

“亨利，”他说。“喂，亨利。”

亨利被他从睡夜中叫醒了，他哼哼着问道：“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比尔回答，“不过它们又成了七条了。我刚数过。”

亨利哼了一声，表示知道了，接着就打起呼噜又睡过去了。

早晨亨利第一个醒来，他把伙伴从被子里叫起来了。虽然已经六点钟了，可离天亮还有三个小时。亨利摸着黑打算做早餐，比尔则收拾铺盖，准备把雪橇收拾停当好系绑绳。

“我说，亨利，”他突然问道，“你说我们有几条狗来着？”

“六条呗。”

“错了，”比尔得意地宣称。

“又成了七条啦？”亨利问。

“不，五条，有一条不见了。”

“见鬼！”亨利愤怒地大喊，扔下炊具过来数狗。

“没错，比尔，”他说，“胖子不在了。”

“他要是跑起来，脚下就和抹了油似的，连影子都别想看到。”

“那是不可能的，”亨利下了结论，“它被活活地吃了。我敢打赌，它们把它吞下肚子里去的时候，它还在发出叫声，他妈的！”

“它一向就是条笨狗，”比尔说。

“可再笨的狗也不会笨到这种样子，跑去找死啊。”他用思索的眼神把剩下的狗审视了一遍，立即就把每条狗的突出特点找了出来。

“我敢打赌，这种事其他的狗任何一个也不会干。”

“就是用棍子赶也别想把它们从火边赶走，”比尔同意道。“实际上，我很早就觉得胖子很反常了。”

而这正是北国雪道上对一条死去的狗所作的悼词——和别的许多狗、许多人的悼词相比，还是复杂的。

二 母 狼

早饭过后，把简单的宿营用具绑到雪橇上之后，这两个人转身离开熊熊燃烧的火堆，冲进黑暗之中。他们的耳边立即传来一阵凄厉的嗥叫声在漆黑的夜晚和寒冷中息息相通。他俩不再说话。九点钟天才放亮。正午时分，南方的天际一片暖融融的玫瑰色，地球在那里凸出来，挡住了正中午的太阳，使阳光照不到北国的土地。但这点暖融融的玫瑰色没有坚持多久就给灰蒙蒙的白昼代替了，大概三个小时后，连白昼也消逝了，于是北极的夜幕便笼罩在这片荒凉沉寂的大地上。

随着黑暗的来临，那捕猎的号叫声从右面、左面和后面向他们靠近——有好几次，叫声近得让拉橇狗充满了畏惧，惊慌失措地乱动起来。

一次慌乱过后，比尔和亨利给拉橇狗重新套好了缰绳，比尔说：

“但愿它们到别处去捕猎，离我们远点就好了。”

“它们的确搅得人心烦意乱。”亨利也有同感。

以后直到宿营，他们又有了对话。

亨利正弯着腰往滚开的豆子锅里加冰，突然一声棍击、比尔的一声喊叫、还有从狗群里发出的一声痛苦的尖叫，让他吃了一惊，他站起身的时候正好看到在雪地上消失的模糊的影子，消逝在黑暗里。接着他就看见比尔站在狗群中，一副半喜半忧的样子，一只手里拿着根老粗的棒子，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条干鲑鱼的后半段。

“那家伙吃了一半，”他说，“不过它也挨了狠狠地一下子。你也听见那声尖叫了。”

“那家伙长的什么模样？”亨利问。

“看不清。不过长着四条腿、一张嘴、一身毛，跟狗没什么两样。”

“肯定是条驯服的狼，我感到。”

“驯服到这份上可不容易，别管是什么了，反正一到狗开饭的时候，它就跑来了。”

那个晚上，他们吃完晚饭坐在那个长箱子上抽烟的时候，那个闪闪发光的圈子比以前收得更紧了。

要是一群麋鹿或是别的什么给它们惊起就好了，那样它们就不会再缠着我们了，” 比尔说。

亨利用不太同意的腔调哼了一声，他们沉默了好久一段时间。亨利凝视着火堆，比尔则盯着火光之外在黑暗中燃烧的那圈眼睛。

“但愿我们这阵子到了麦克古力堡，那该多好，”他又开了口。

“收起你的但愿和你的唠叨吧，”亨利忍不住发火了。“你的胃反酸了，把你搅得难受。吞下一调羹苏打就舒服了，也好跟你作一个愉快的伴。

早上，比尔嘴里发出的怒骂声吵醒了亨利。他用一个胳膊肘支起身子看了看，结果看见添过柴火的火堆旁，他的伙伴站在狗群中间，正扬起手臂怒斥着，脸都气歪了。

“喂，”亨利喊，“出什么事了？”

“青蛙不在了，”比尔回答。

“怎么会。”

“告你不在，就是不在嘛。”

亨利从毯子里一跃而起，跑去看狗。检查完后，那些夺去他们第

二条狗性命的荒野之霸也遭到了和它的同伴一样的痛骂。

“青蛙可是这群狗里面最身强力壮的，”这是比尔最后的一句话。

“再说它也不是条笨狗，”亨利补充。这便是两天之内的第二篇悼文了。

在闷闷不乐中吃过早饭之后，剩下的四条狗被套上了雪橇。这个白天和以往的那些日子一模一样。两个人闷声不吭地走在冰天雪地中，周围一片死寂，除了那些跟在他们身后，紧追不舍的家伙的嗥叫以外。随着下半晌夜幕的来临，那些追踪的家伙照例逼了上来，嗥叫声更近了；拉橇狗照例躁动而又恐惧，恐慌局面出现多次，连缰绳都给搞乱了，两个人也因此变得更加垂头丧气。

“得，这样一来你们这帮笨蛋就没事了，”那晚比尔收拾停当之后，直起身子满意地说。

亨利放下手里的炊具，过来看了看。他的同伴不但把狗给拴起来了，并且还学着印第安人的样子，用上了棍子。他先在每条狗的脖子上套一圈皮带，紧紧地套住，使狗咬不到，然后再把一根四五英尺长的粗棍子绑上去，棍子的另一头则用皮带结结实实地固定到一根埋在地里的桩子上。这样，这一头的皮带狗够不到，另一头固定棍子的皮带呢，又因为那根棍子，狗也咬不到。

亨利赞许地点了点头。

“只有这一招儿才能把独耳制住，”他说道。“它的牙齿和刀子一样锋利，而且不定比刀子还快上一倍。没事了，明天早上不会少一条狗。”

“你放心吧，”比尔肯定地说。“要是有一条丢了，我情愿不喝咖啡。”

“它们知道我们没子弹打它们，”睡觉的时候，亨利指着闪闪发光的包围圈说道。只要我们打上几枪，它们就不会这么猖狂。它们一夜比一夜靠得近，避开火光仔细看——那边！你看见那一个了吗？”

好长时间，两个人有趣地看着火光尽头那些模模糊糊的身影在移动。他们紧盯着黑暗中闪现的一双眼睛，这双眼睛的主人很快就会显露出其身影。有时，他们甚至可以看出这些身影在移动。

狗群中发出的声音引起了这两个人的注意。独耳嘴里发出急切的呜呜叫声，扯紧了身上的棍子向黑暗中冲，还不时地停下来疯狂地咬那根棍子。

“看那边，比尔，”亨利小声说。

在火光完全照亮的地方，一只狗一样的动物，侧着身子，偷偷摸摸地溜过来了。它小心翼翼地壮着胆子走了过来，留意着这两个人的动静，实际上注意力全放在了那些狗身上。独耳拼足力气拉扯着那根棍子，要冲向入侵者，嘴里还焦急地呜呜叫着。

“那个傻乎乎的独耳好像并不怎么害怕，”比尔低声说。

“是条母狼，”亨利压低嗓门应道，“这下子知道胖子和青蛙是怎么回事了。它是诱饵，那群狼派出来的。它勾走了狗，然后别的狼就一哄而上，把狗吃掉。”

火堆发出爆裂声。一根劈柴爆开了，劈劈啪啪地作响，这个声音吓住了那只没有经验的动物，它向黑暗中逃去。

“亨利，我在想，”比尔说。

“想什么？”

“我在想，它就被我用棒子揍过的。”

“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亨利应道。

“不过我还有一句话，”比尔接着说，“我搞不懂，那家伙怎么敢到营地上来放肆，它也真够下流的。”

“它比起一条自爱的狼来，肯定是懂得多了一点儿，”亨利同意道。“从那条狼知道在喂食的时候混到狗群里来的事看，它以前也经常这么干。”

“老维兰就曾经有过一条狗，跟着狼群跑了，”比尔自言自语地说。“我应该想到的。在小斯梯克的一个麋鹿草场上，我在狼群打中了它。老维兰还像个孩子似的哭了一场。他说有三年没见到它了，原来一直和狼群呆在一块儿。”

“我看你算是说到点子上了，比尔。那条狼原本是条狗，它不知道多少次从人手里吃过鱼了。”

“要是它再碰到我手里，它就别想活了，”比尔宣称。“我们可再也丢不起狗了。”

“可你就剩下三发子弹了，”亨利反对道。

“我会等到有把握的时候一枪就结果它，”比尔回答。

早上，亨利伴着伙伴的鼾声续上火，做好了早饭。

“你怎么睡得那么舒服，喊你起来我都不忍心。”亨利把比尔叫起来吃早饭的时候对他说。

比尔迷迷糊糊地吃了起来。他发现自己的杯子是空的，便伸手去拿咖啡壶，但壶在亨利那边，他够不着。

“我说，亨利，”他轻声责备道，“你是不是把什么东西忘记了？”

亨利非常认真地打量了一下四周，把头摇了摇。比尔举起了那只空杯子。

“你喝不上咖啡了，”亨利宣布。

“喝光啦？”比尔担心地问。

“没有。”

“难道你又认为它对我的肠胃有害吗？”

“不是。”

比尔气得脸通红。

“我可是冻坏了，你倒是说是为什么呀，”他说。

“飞毛腿不在了，”亨利回答。

没有紧张，有的只是自认倒霉的神情，比尔转过头，坐在原地把狗数了一遍。

“这是怎么了？”他漠然问道。

亨利耸耸肩膀。“说不清，只能是独耳给他咬开了皮带。他自己是绝不会咬开的，没有错。”

“这个混账东西。”比尔说得沉重缓慢，丝毫看不出心中翻滚的愤怒。“就因为它咬不开自己的皮带，便把飞毛腿的给咬开了。”

“得，飞毛腿的苦难倒也算结束了；我估摸这时候它早被吞下肚子，正满世界地在那些狼肚子里散步呢。”这便是亨利对刚丢掉的狗所作的悼词。“喝点咖啡吧，比尔。”

但比尔却摇了摇头。

“来吧，”亨利劝道，把壶提了起来。

比尔把他的杯子推到一边。“我不喝，否则我就不是东西了。我说过要是再丢一条狗，我就不喝，那我就不会喝。”

“这咖啡可真不错。”亨利馋他。

不过比尔很有骨气，他干巴巴的早餐，配着他咕咕啾啾咒骂独耳所干勾当的声音，给吃了下去。